

# 三十年共反器乃章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整風工作委员会編

# 三十年反共器乃章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 整風工作委员会編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1957年·北京

## 章乃器反共三十年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 整風工作委员会出版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

开本 850×1168·1/32·190,000 字 印張 7  $\frac{12}{32}$

1957年10月第一版

1957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0001—35000 册 定价：0.50元

# 目 录

序 言.....	1
右派头子章乃器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	3
两条路线的斗争.....	21
揭穿章乃器在解放前经济活动中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35
剥掉章乃器“奉公守法”的画皮，看他违法乱纪的罪行.....	46
章乃器破坏土地改革运动的罪行.....	60

## 章乃器在解放前的反动文章

反共势力的自杀.....	69
党国的新命脉.....	78
纪念中山先生.....	87
阶级问题一驳复弱水.....	88
少号召多建议.....	95
论恶性膨胀.....	98
中国战时财政的特质.....	111
忆廖磊将军.....	120
团结之道 建国之道.....	126
物价问题的症结.....	135
由节制游资说到国民财产总登记.....	150
当前工业金融问题.....	156
由物资问题说到战时工业.....	160
工业的立体发展.....	170
涨价休战.....	178

金融動員與工業資金.....	186
我國戰後經濟建設的兩大問題.....	193
生產會議與工業資金.....	204
內戰大概可以停止了.....	215
我想寫一篇小說.....	221
如何恢復政府信用.....	227
對改革幣制的看法.....	229

## 序 言

在这本书里我们搜集了右派头子章乃器自1927年起到现在为止，三十年来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史实，虽然我们搜集到的还仅仅是一部分，但已足够说明章乃器三十年来一贯地效忠于资产阶级，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千方百计地反对中国共产党，破坏人民革命事业。

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得到一个结论，章乃器集资产阶级反动性之大成，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老手。他的反动言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极端严重的危害性。远在1927年开始，他就下定决心，制造反共理论，咬牙切齿地要把中国共产党一举扑灭，而另一方面，则忠心耿耿地捍卫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解放以后，社会主义事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日千里地向前猛进，章乃器不甘心于资本主义的死亡，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反动立场，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企图为资本主义作垂死的挣扎。在农村中，他阴谋破坏土地改革，不让农民翻身；在城市里，煽动工商业者反对社会主义改造，企图发展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进行违法乱纪，投机倒把的罪恶活动，破坏财政金融政策；在政治上，企图篡改中国民主建国的政治路线，把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作为反党反人民的障地；他一贯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坚持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阴谋资本主义复辟。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在大量的铁的事实面前，不管右派头子章乃器如何顽抗，把自己隐蔽得多么好，把自己打扮得像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但在真理的面前，一切阴谋诡计，唯有更暴露其反动本质而已！在强大的人民面前，一切都将成为徒劳！

为了各界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更清楚地认识右派头子

章乃器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根源，我們除以“右派头子章乃器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两条路綫的斗争”，“揭穿章乃器在解放前经济活动中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剝掉章乃器奉公守法的画皮看他違法乱紀的罪行”，“章乃器破坏土地改革运动的罪行”等五篇文章，集中揭發批判他的罪恶活动外，还搜集了他在解放前所發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文章，刊出其中二十二篇（章乃器的二十二篇文章，都是根据他原来發表的报纸、杂志印出的，其中有些地方有錯字、別字、遺漏和語法不通及用錯的标点符号，为了保存原来面目，一律照旧，不加更改）、按文章性質，發表的先后，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加以編排，並在他的文章前面及重要的地方，作了必要的按語，加以駁斥，以便大家进一步地对照、比較、分析、批判，从而帮助工商界肃清他三十年来散佈的政治毒素，使某些人摆脱他的反动影响，下定决心破资本主义立場，立社会主义立場，积极地投入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內的整風运动中去，真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对章乃器的揭發和批判，还要各方面繼續系統地深入地进行，但仅就这本书的編出，也有助于我們通过这个右派头子的反动面貌，进一步認清资本主义反动立場的危害性，对我們每一个人說来，也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

1957年10月10日

## 右派头子章乃器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

千家駒 吳大琨 馮和法 王達夫 何萼梅

人民日报8月29日社論“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中指出：“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从历史上看，有几种人。一种是民主革命阶段中間路綫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一种人是本来属于反动統治集团，直到人民革命胜利后才投到人民方面来，却没有接受改造的人物”。“这几种人都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章乃器究竟属于那一种人呢？照表面上看，似乎属于第一种，至少在有些人看来，章乃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是对民主运动有过一些“贡献的”，他不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嗎？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嗎？章乃器自己也說：他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追求社会主义的人”。他“在解放前参加政治生活廿多年中，尽管有那么多的威胁利誘，决心不反共。”（見章乃器本年8月17日在粮食部大会上的檢討）。事实真是这样的嗎？历史是最無情的，我們从章乃器在解放前所發表的一系列的文章中証明了章乃器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老手，証明了章乃器这个右派头子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关，根本就沒有过来，或者說他是用兩面派手法蒙混过关来的。因此，到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就不得不现出了原形，把他反共反人民的狼子野心，充分暴露在全国人民的前面了！

現在我們就用章乃器自己亲笔写下的“供狀”来駁斥章乃器“决心不反共”的無恥謊言，来看看章乃器是怎样一付丑惡的面貌。

(一) 章乃器在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之后，就号召一切反共势力团结起来，进行“彻底的有效的反共”！

1927年蔣介石反动派叛变革命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異常艰苦的殘酷的斗争阶段，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就背叛了曾經援助过它的朋友——共产党，投到它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官僚买办資本方面去了。而章乃器正是这样一个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在1927年12月15日創刊了一个徹底反苏反共的“新評論”半月刊，开始以一个政治投机家的面目出現。在“新評論”第二期上章乃器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反共势力的自杀”，在这篇文章里，他十分强烈地表明了他的“反共”态度。他表示“伤心于这次广州的变故”，(註一)他怨恨地說：“共产党的势力，实在是自命为‘反共’的人一手造成的”。他責怪国民党反动派“以‘反共’为門面話”，进行內部紛爭，形成“反共势力的自杀”，並且“还替共产党造势力！”他責怪国民党以外的反共势力北洋軍閥們看得“地盤还要比反共要紧”，“所以不到大禍临头的时候，总不会拋棄地盤思想”。他責怪帝国主义列强“在国民党宣佈反共以后，它們仍旧是帮助軍閥来对抗国民党”，他还責怪中国的資本家，“在总工会飞揚跋扈的时候”，“連應該做、可以做的事都不敢做；應該講、可以講的話都不敢講”，“那种懦怯無能的样子”，“比較欧美資本家真真差远了”，他对“海陆丰苏維埃政府，翹然独存，不聞以一矢相遺”(註二)感到痛心疾首。他大声呼吁一切“反共势力”，“不要渙散”，不要“自杀”，不要“为共产党造势力”。中国共产党所領導的1927年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激起了章乃器那么瘋狂的反共叫囂。他号召一切的反共势力——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以外的反共势力，吳佩孚、張作霖、孙傳芳、張宗昌”，“国内的资产阶级”，甚至帝国主义列强都团结起来“去設法对付那

控制广州的共产党。”他甚至誣蔑中山先生的联共联俄是“飢不擇食”，誣蔑工人是“被共产党誘惑去送死”；他痛恨各种反共势力的不团结而发出了絕望的哀鳴：“觉悟，觉悟，死临头恐怕也不会觉悟的吧！”章乃器在呼吁各种反共势力团结之后，向国民党反动派献計說：“我觉得这反共势力，倘使真要达到反共的目的。首先，要做反共势力中心的国民党，能够赶早用紀律来解决内部的紛爭，努力去完成国民革命。反共工作，第一要积极的致力于闡明党义，增高宣傳效率。我觉得四月間南京政府宣布清党的时候，吳稚輝和李石曾的几篇文章，要比那几位有槍的人，所杀共产党的几千百条性命有更大效力。”他要資本家和国民党政府“延攬人才”，因为“人才是不可以埋沒的，在政府和資本家手里落第的人才，难免就要到共产党那里去应试。在政府和資本家失去了一分人才，便减少了一分实力，同时却使共产党增加了一分实力，这一进一出是多么大的損失！”章乃器真是“千方百計地”为国民党和資本家的反共大計打算盤。最后他說：“倘使能照我上面所說的，我敢說共产党的势力，确是可以不反而自灭的。就是共产党党员，也尽可以心平气服，不必再做什么搗乱的勾当了。”

一方面，章乃器对共产党是表示那么刻骨的仇恨，另一方面他对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却表示衷心的拥护。他在“新評論”第四期所写的一篇“党国的新命脈”中說：“倘使稍微地意志薄弱一些的人，总不免对国民党灰心”，“但是我呢？我决不灰心。”“我仍旧把“党”“国”两个字用在一起。”章乃器說他“爱护党真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不过他爱护的“党”是蔣家天下陈家党的“党”，而不是“共产党”。他在“党国的新命脈”一文中怎么說的呢？他在該文第六节（全文共分九节，在“新評論”第四——八期連載，第六节刊在第七期上）上說：“我們虽然没有天天喊着‘反共’！‘打倒

共产党！’……但是誰都見得到只有我們是徹底反共的——我們所主張的才是真正有效的反共方法。我們所主張的反共方法雖然說的很多，但是歸納起來不過是：要有革命的反共，不要有不革命反革命的反共。”

原來章乃器所主張的是“革命的反共”，而不是“不革命反革命的反共。”不過章乃器認為只有他才是“革命的反共”，却未免不夠謙虛，因為蔣介石、汪精衛何嘗不是打着“革命”的招牌反共呢？汪精衛做了漢奸之後，他也還是念念不忘“國民革命”呢！一直到今天，蔣介石不是還在台灣大唱“反攻大陸，完成革命”嗎！所以“革命的反共”這塊招牌似乎還不能算是章乃器的“獨得之秘”，不過他們相同的是要革人民的命，革共產黨的命。章乃器在當時狂妄到什麼程度呢？他說：“只有革命的反共，才是有效的反共。只有革命的反共理論，才是有效的反共理論，誰都曉得，最危險的要算是青年心中的共產毒……。所以要從青年的心理中逐去深入的共產毒，只有灌輸比共產學說更完善、更透徹、更有效的革命理論。……可憐！可憐的青年人！懷了一腔的革命熱忱而找不着革命的團體！‘急不擇食’就先到共產黨里去混了。”

章乃器向來是以善于“製造”所謂“革命”理論自居的，在那個時候他以為吳稚暉、李石曾之流的理論是“適合我心”的，他也認識到，資產階級是反共的主力，只可惜他們“懦弱無能”！這就是章乃器所謂“解放前參加政治生活二十多年中，決心不反共”的真相！原來章乃器是一個“革命的”反共專家，是提倡“真正有效的反共方法”的先驅者！

現在他又“製造”了一大串所謂“定息不是剝削”，“資產階級沒有兩面性”等等荒謬的“理論”，仍然想欺騙今天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走上他所指引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死路，可見他的思想體系三十多年來如一日，原封未動。我們能夠說

章乃器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是真的过了关的嗎？

## (二) 在抗日戰爭以后，章乃器背叛救国会發表

了臭名远揚的“少号召、多建議”的主張，

繼續进行反共的陰謀！

章乃器也許会說：那是在1927—8年，正是中国資产階級背叛中国的革命的时期，他自然也不例外。从抗战前后，他不是不再“反共”，参加了民主革命的行列了嗎？事实是否如此呢？我們来看：

1937年9月1日，章乃器在上海申报上發表了一篇所謂“少号召、多建議”的文章，这是他自“七君子”案件出獄后，背叛救国会，向中国共产党放出的第一支毒箭。毛主席曾批評他是“某些小資产階級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註三）当时中共在上海的同志，曾对他做了不少工作，想挽救他。今年8月17日，他在粮食部大会上說他的这篇文章不是批評共产党，他也沒有看到过毛主席的文章，这是一个弥天大謊，因为在1937年9月1日發表的他的这篇“少号召、多建議”的矛头，是完全針對着当时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8月25日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綱領”而發的。

第一、在蘆溝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宣佈决定抗战，但所采取的政策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單純的片面抗战”，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綱領和全面抗战的主張，發出了“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只要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有些正义感的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正确的主張和必要的号召是一定拥护，至少也不会反对的。但是，主張“革命反共”的章乃器却起来說話了。他說：“在国策已經确定的今日，我們却應該少作政治的号

召，多作積極的建議，使國策可以早些充實起來”，章乃器的毒箭不是對着中國共產黨還有誰呢？

第二、抗戰開始，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採取了統一戰綫政策，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在合作中，毛主席強調實行“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的原則”，反對對國民黨作右傾機會主義的遷就，而要把國民黨爭取到共產黨所主張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來全面抗戰，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章乃器就對此進行惡毒的誣蔑，他說：“國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政府既然已經有確定的國策，有點心肝的人，誰還願標新立異以鳴高。大家應該是集中力量，培養力量之不遑，那能再存彼此派別之見，在明爭暗鬥中再消耗一絲一毫的國力”。他這些話的用意就是要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作無條件的投降，否則就是“標新立異”，沒有“心肝”。

第三、中國共產黨為了反對國民黨的片面抗戰，提出“全國人民的總動員”，給予人民以愛國自由，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正確主張。當時“國民黨對於它的用以進行片面抗戰的一黨專政及其對民眾的統治政策，還不愿意作原則上的改變。”（註四）毛主席指示說：“民族戰爭而不依靠人民大眾，毫無疑義將不能取得勝利”，“政府如果是真正的國防政府，它就一定要依靠民眾，要實行民主集中制。”（註五）但是章乃器是怎樣的主張呢？章乃器首先反對動員民眾，而幫助國民黨政府繼續“統制”民眾。他說：“對於民眾組織方面，我們現在就用不着而且不應該再提出原則的‘開放民眾組織’的政治號召，而只須在這個原則之下，從實際方面多建議一些如何加強民眾組織和如何徹底克服偏見的計劃”。他的計劃又是些什麼呢？那便是加強“里弄組織和職業組織”，它的實質就是加強國民黨用以壓制人民的保甲制度。其次，章乃器反對給予人民以民主和自由，而主張加強國民黨反動派的獨裁。他說：“國策的詳細內容，和大政的具體步驟，人

民是不應該要求知道的。好比坐船一樣……我們却只好信任舵師”，他是要人民“信任”國民黨反动派蔣介石這樣的舵師。他說：“在半殖民地的中國，特別在這全面抗戰已經爆發的時候，我們為民族的利益打算，不能不多信託一些政府，使他能夠運用較大的權力，同時保守較多的秘密。所以，我們要求民主，但是決不能馬上夢想一個典型的民主，時代和環境是必須顧到的”。章乃器出獄一個月，就開始為國民黨反动派的法西斯獨裁統治製造輿論了。

第四、為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必然需要採取一系列的改革，以適應抗戰的要求。中國共產黨在1937年8月25日發表了一個“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的宣傳鼓動提綱，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全國軍事總動員，全國人民總動員，改革政治機構，抗日的外交政策，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抗日的民族團結等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這個綱領是爭取抗戰勝利而必須堅持的原則，其中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更是針對着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財政經濟政策而發的。但是章乃器却說：“在金融方面，目下已經施行戰時的金融政策了，我們便不必再以‘實施戰時金融政策’的口號來号召；而且也不必再來一套聳人聽聞的戰時金融政策以擾亂人心。……倘使我們認為財政金融當局過去的措置還算得當，那末，現在除了多信任他們一些以外，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章乃器這時候就公開為官僚資產階級作辯護說：“過去的措施還算得當”了！

第五、國民黨反动派在抗戰開始的時候，就採取了“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企圖利用抗戰來消滅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所以，國民黨軍隊遇到日本侵略軍，往往是不戰而退，在1937年9月前，日本就一舉佔領平津，向整個華北和其他各地進攻，在上海、察哈爾等地都燃起了侵略的野火。全國人民對於

国民党军队的这种丧城失地，不战而退的政策，普遍地表示不满和谴责。于是，章乃器又出来给国民党反动派的作战策略辩护了，他说：“在军事方面……一时一地的攻守进退，那是军路上的问题，是军事当局的职权，是国家的最高秘密，人民是没有理由过问的。”章乃器就是这样露骨地为国民党的不战而退的失败主义作辩护的。

章乃器的这篇“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采取了答辩的方式，是完全攻击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我们把章乃器的这篇文章和毛主席在1937年8月所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对照地读一下，就知道章乃器的用心是多么狠毒，他的文章与毛主席的意见是针锋相对的，是为反对共产党的主张而发的！

### （三）他无耻地颂扬国民党的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为消灭中国共产党的阴谋作掩护

1940年3月10日，章乃器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团结之道 建国之道”的“星期论文”，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是歌颂备至，给国民党企图通过伪宪法来消灭中国共产党的阴谋大力帮忙。

1940年初，自从汪精卫的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汉奸政权后，蒋介石的国民党就和汪精卫争夺“卖国的权利”，以所谓“军事限共”，“政治防共”等恶毒方法，企图消灭共产党，以便向帝国主义投降。当时国民党强调所谓“统一”，以“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口号，来掩护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在一月间，毛主席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文献“新民主主义论”，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投降的战斗意志。同时，毛主席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指出“抗战、团结、进步”是三位一体的方针，三者不可缺一，驳斥国民党的所谓“一个

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領袖”的陰謀，指出国民党的所謂統一，是一种假統一，不是真統一，目的“是要取消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和陝甘寧边区，說有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和边区存在，中国就不統一，他們要把全国一切都化为国民党；不但繼續他們的一党專政，而且还更扩大他們的一党專政。”（註六）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当时駁斥国民党頑固派用以反共的假統一論的最有力的武器，也是当时一般进步朋友所知道的。

但是，“革命的反共”專家章乃器，又以巧妙的辞令，来为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共产党的陰謀进行辯护了。他提出“團結之道 建国之道”这个漂亮的題目，以所謂“宪政”和“道德”作掩飾，要求全国人民服从国民党的官僚資產階級的專政。

第一、他無恥地为国民党的假統一，真独裁說尽了好話。他說：“在目下，沒有統一，就沒有抗战，即国且不国，还談什么民主？”他又說：“抗战以后，我們已經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領袖’之下統一起来了；这是历史上一个極偉大的功業，我們千万不要輕視它，而要極端珍愛它”。这是他用黑字写在白紙上的。章乃器居然在今年8月17日粮食部大会上說：“对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領袖，我向来是反对的”。实际上，他不但不反对，而且拥护，不但拥护，而且还嫌不足。他說：“自然，这个統一还不够，我們要有进一步的統一。”

第二、他用了巧妙的言詞，来为国民党制訂伪宪法制造理論根据。他說：“宪政的要求本来是由觉悟分子提出来的，广大群众虽然在意識上需要宪政，然而不会直接提出来的，所以倘使頒佈了一个宪法而使觉悟分子起了反感，那倒不如沒有宪法”。這話好象是很晦澀难解，实际上是說，宪政是由国民党提出来的，就是說要依照国民党的意志办事。他說：“現在，政府又要征求全国的意見了，我們大家應該热烈貢獻意見。在上者，‘防民之口’，固然成为扰乱的原因，人民應該說話而不說，而以‘腹誹’

为事，也是扰乱的原因。”这就是說：人民对于国民党的伪宪政只要“热烈贡献意見”而不要加以批評，甚至“腹诽”也不应该，章乃器真是比蒋介石还要專制。他又說：“除此以外，还有多数少数的問題……要會議达到团结意志的目的，少数派固然要服从，有意見，不叫囂、不跋扈，而多数派要能以教育的态度發言，使少数派内心誠服，然后少数派才能自然服从多数。”章乃器这里所說的“少数派”是指共产党和接近共产党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多数派是指国民党反动派，因为当时無論是伪国民參議會或准备召开的伪国民代表大会，国民党都是多数派。章乃器不但要少数派服从多数派，而且还主張多数派以“教育的态度發言”，对少数派“教育”一番。最后，他和当时国民党党棍一样，把一切“光荣”归于蒋介石，他說：“蔣委員長对于宪政，曾有‘重礼守法’四字的名訓，所以要在守法之外，还要重礼，就是这个意思”。这真是無恥之尤！

第三、他以蒋介石所倡导的所謂“新生活运动”的信徒的姿态，借口所謂“忠誠”和“信义”，要全国人民服从国民党的独裁，特別是要共产党听任国民党的摆布。他說：“在党派关系上，忠誠要表现为政策的表里一致”。这是指誰的政策呢？好象是批評国民党的政策，但我們一看上下文就知道他是批評共产党的政策，他說：“一切口是心非，外表团结，內里磨擦，外表拥护，內里夺取的政策，都应当一扫而空”，这几句話就說得很明白了。他認為，归根到底，“一个領袖”就是“团结之道 建国之道”的根本。他說：“要隣里和睦，賢明的家長总要囑咐众人不許互相冲突，而要把一切糾紛报告到家長面前来解决。这是对团结的忠誠，也就是对隣里的信义。不如此，糾紛一定要層出不穷，而終不免于决裂。隣里間的事情如此，党派間的事情也是这样”。章乃器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領袖”中特別为“一个領袖”歌頌，他很知道，只要“一个領袖”賞識了他的“才华”，